



托福兄弟伙

任良◎著

TOEFL
Brothers

一群上海大院子弟托福到美国，
经历了从中国人试图到美国人的身份转换。
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与美国人等其他文化背景的种族之间，
产生了生活方式人生价值取向的矛盾纠葛。
最终，人性中的善弥补了文化间的间隙与裂缝，
生活也在挣扎选择中，
走向了一个出乎意料但平静安宁的结局。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任良◎著

托福兄弟伙

TOEFL
Brothers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托福兄弟伙/任良著.--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2013.3
ISBN 978-7-5535-0024-9

I. ①托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35418 号

出版人

王 刚

责任编辑

毛小曼

封面设计

崔振江

责任监印

陈 平

书名

托福兄弟伙

出版、发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网址:www.shwenyi.com

印刷

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

700×1000 1/16

印张

21

版次

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-7-5535-0024-9/G·005

定价

35.00 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T: 0512-66700301

01

三毛飘飘花 / 001

02

王小义买买提 / 011

03

托福兄弟伙 / 023

04

舞台已经搭好 / 036

05

华尔街上的新人 / 048

06

何去何从 / 059

07

拜拜吧您呐 / 070

08

一扇门 / 084

09

乱人行乱事 / 094

10

郁金香舞厅 / 114

11

不粘锅 / 125

12

走为上计 / 142

- 13 你变我变她变 / 155
- 14 悲伤的电影 / 168
- 15 烧一个鬼出来 / 180
- 16 隐形人 / 192
- 17 撕去面具 / 207
- 18 给魂灵头放个风 / 216
- 19 影子调度员 / 229
- 20 内外兼治 / 240
- 21 特殊疗程 / 252
- 22 老天爷变戏法 / 270
- 23 一道甲乙题 / 284
- 24 举起你的枪来 / 300
- 25 恶水上行舟 / 318
- 26 后记 / 331

三毛飘飘花

新泽西州的 E 镇曾经是个步调慢吞吞的老镇。老人们还记得，那时候镇上最热闹的缅因街上有好几家上好的咖啡馆，天气好的时候，咖啡馆桌椅就摆在门口，桌上有遮阳伞，各家还会摆上精心搭配的植物盆栽，有龙舌兰、彩叶草、金莲花，把街道点缀得就似花园。大家可以悠闲地坐在那里喝咖啡，聊天，会会老朋友。街上若有车辆驰过，不管认不认识，开车人会跟街边喝咖啡的闲人们摇摇手掌，大家“嗨”一声，彼此就好像家人一样。

如今时过境迁，那般悠闲舒适的时光再也没有了。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，缅因街上开始变得拥挤了，那些多出来的人流显然都是外来的；街上的车流也开始显得拥堵，原来窄小的街道随后全部被打掉重新拓宽。街上开始飘散出久也挥之不去的咖喱粉味道，开始嗅得到东方食物的油烟味，只因缅因街陆续开张了印度餐馆、中国餐馆。在当地人的眼里，缅因街的景观全变了。缅因街上不少老店家陆续搬离了，咖啡馆里的老客人不少都先后搬走了，那些咖啡馆也就撑不下

去了。街上最后一家咖啡馆结束营业的时候，有人听到那个肥胖的老板半开玩笑地说，Alien 来了，我们就得走了。

Alien，好莱坞曾经有部电影就叫这个名字，说的是异类人的故事，其实这个字眼又可以用来称呼外来的新移民，他们的长相确实是异型的。时下正是 1995 年，正是美国刚走出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经济萧条的时候，E 镇附近搬来不少电脑公司和制药公司，这些新移民几乎都是这些大公司新雇的员工和家属。E 镇周围的人口在持续增长，新来的人口中以中国人和印度人居多。

E 镇当地电台有个“叩应”频道，听众可以打电话进去和主持人互动谈话，话题可以是坦率的，骂骂咧咧都行。这天有个当地居民来电抱怨，说如今交通越来越堵塞了，马路上看到的异类人越来越多了，去超市买东西前面是印度人，后面是中国人，都是一堆人，都说让人听不懂的话。遇个红灯一停车，发现左右车里开车的竟然都是异类人，天哪，这还了得，以后我们美国还是美国吗？以后我们美国人的子弟还能说地道的英语吗？这么多的外来人，他们是如何混进美国的？以后我们 E 镇的警察应该时不时抽查他们的身份……

主持人告诉他，伙计，你应该换个角度想想，这些新移民来到 E 镇，就是个信号，说明我们美国的经济又开始复苏了。这些新移民都受过良好教育，许多人都是博士、硕士，他们在大公司做事，都是守法的纳税人，他们缴联邦税，缴地方税。政府有了税收，就可以修缮学校，可以维护公路，可以建新的高速公路，可以多雇警察维持治安。从更长远来看，我们美国可以和这些新移民的母国做生意，这些新移民很可能就是中间的桥梁，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，难道这不是我们美国的利益所在吗？

接下来几天，这个主持人和众多听众就这个话题打起激烈的嘴仗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有人说，电台的赞助商都是附近的大公司，主持人当然这么说话了。不管当地人喜欢不喜欢，众多的新移民还是继续来到 E 镇。E 镇除了学区好，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镇上有个火车站，直通纽约，又吸引了众多在纽约上班的新移民。

拂晓和王苏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来到 E 镇定居的，他们一来就喜欢上了这

里。镇上光中国人的超市就有三家，还有华人书店、华人饼家、华人美容店、华人酒庄，酒庄里竟然卖五粮液和二锅头。

这天是初夏的周六，拂晓一大早就醒了，一旁的王苏还在酣睡。他睁着眼，把预谋已久、今日将要实施的计划在心里再次预演一遍。他睡不着了，悄悄地翻身起床。

待王苏起来洗漱完毕，厨房里已经溢满咖啡的芳香。刚才，拂晓听着王苏已经起床，现磨了一小罐新的咖啡豆，餐桌上也已经摆好花生酱和草莓酱。王苏落座，系着小围兜的拂晓先送上来刚煮好的咖啡。王苏这人喝咖啡讲究，早晨她一定要喝现煮的咖啡。拂晓随后又“得得”地一路小碎步，端来刚烤好的面包和新煎的两枚荷包蛋。拂晓再次回来时，把早上刚到的英文报纸和中文《世界日报》轻放在王苏右手边，说道：“大美，请用早餐。”

拂晓以前叫她大美人，现在简称大美。拂晓和王苏之间，王苏总是处于上端，被服侍的。王苏是属于什么琐碎事情都懒得操心的那种女人；拂晓呢，也习惯于此种别人看来婆婆妈妈的角色。在上海的时候，拂晓爹一直都是王苏爹的下级，也许潜意识里的阶级感也是世袭遗传的。

王苏边吃早餐边翻看报纸，在《世界日报》上她看到一条新闻，惹得她“砰”地拍一下桌子，“太好了！”她把这则新闻读给拂晓听：有一家纽约的中餐馆，最近连续被匪徒上门打劫，连连报警，但一点收效都没有，警察每次来了草草写个报告就走人。于是歹徒食髓知味，变本加厉。昨日，众匪徒又找上门来了，身高仅五英尺三英寸的华人老板忍无可忍，拔枪轰毙了一个歹徒，其余匪徒吓得鸟兽散逃离现场。现在这个自卫的老板却被警察抓了起来，华人老板雇的华人律师在华人报纸上呼吁，请帮助这个同胞，把支票寄到如下地址，云云。

王苏还在意犹未尽之中，“痛快！有血性！给中国小男人露脸了！”她还进一步分析，逃跑的匪徒们一定惊呆了，没想到中国男人也会抄家伙。她嚷嚷着让拂晓一定给那个地址寄支票过去。

拂晓笑道：“寄，寄。把咱的银子都给他寄过去。你看看你，这么杀气腾腾的，简直就不像是一个女的。”

王苏说：“没办法，谁让咱是四师子弟来着。”

吃过早饭，王苏问他这个家务总管今天的日程怎么安排。拂晓答说和上个礼拜差不多，新泽西州就这么大，周末就这么几个地方可以去，只能换着顺序玩。王苏脸上就摆出夸张的表情，叫道：“实在是太闷了！拂晓，你要闷死我不是？”

她随即又眼睛一亮，“哎，要不今天我们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如何？”

拂晓摇头，“一路舟车劳顿，就为了看那么几张破画。何必呢？还不如买几本画册来翻翻看呢。”

王苏头一垂，做泄气状，但马上又把头抬起来，继续建议道：“要不咱们去大西洋赌城如何？玩玩 21 点，说不定能给家里挣点零花钱。”

“同志妹，那万恶的地方是去不得的。一个吸毒，一个赌博，这两个口子是万万不能开的，绝对碰不得！”

王苏恨恨地说：“真没劲！你看看这日子让你安排的，就是不断地重复重复再重复。拂晓，你要么冰死我，要么烫死我，我痛恨这种温吞水的日子。”

反正王苏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表达不满了。拂晓自认要摆平这个女人很简单，关键就是装傻，转移她的注意力，过一阵子她也就迷糊过去了。

上午，他先送王苏去美容店做脸做头发，其间，开车去了那家犹太人珠宝店取回了那枚加工过的精致钻戒，这是他今天整个计划中最关键的一部分。然后回去接王苏，中午一起去吃韩国餐。王苏喜欢韩国人的餐前小菜，面前可以摆满一桌子的小碟子，里面都是小萝卜、小野菜、小银鱼、小豆腐。正餐他们都要了劈劈啪石锅饭，有饭有菜有肉，淋上绛红色的韩国辣酱，像韩国人那样用长柄勺子搅拌着吃。

下午，送王苏去参加一个西班牙舞蹈班。王苏现在正迷着跳西班牙舞，说其节奏感强，一跳起来就只想着如何让自己变得热情奔放。拂晓表面上还是要支持的。他在电视上看过所谓的西班牙舞，认为那就是卖骚，让女的穿着碎布条样的短裙，扭啊拧的，短裙掀过来覆过去，摆明了就是在耍挑逗。男的女的一跳起来全都是骚巴几几的，女的还时不时拿大腿叉上去勾一下。这么说吧，跳这种

舞，就是让女的穿着几乎衣不遮体的行头，行挑逗性的肢体勾当。但这些话拂晓只能心里说说，他是不会当面说给王苏听的，安定团结也很重要。她要跳就去跳，不支持也不行，她一直嚷嚷着没劲，生活像温开水，偶尔让她出去烫一烫也好，王苏这个女人还是要顺着她的。

王苏跳舞的时候，拂晓顺便去中国人的超市把下一周的菜全买了，回家把菜在冰箱里归置好，再去接她。傍晚他们一起去 E 镇公园钓鱼，这项活动算是王苏陪他的。拂晓就好钓鱼这一口。

拐进公园时，拂晓的车子要左转弯，他打了灯，让车子停下来。因为正跟王苏说着什么，没意识到对面已经没有来车，于是就被后面要直走的汽车“嘟嘟嘟”地狂按喇叭。这种狂按喇叭的潜台词就是粗口骂人。拂晓赶紧手忙脚乱地把车左拐进去。扭头一看，后面那个开车人是个老年白种男人，他嘴里骂咧咧的，还从车窗里伸出手，向他们亮了一根明晃晃的中指。

王苏又被激怒了，“追回去，你也在后面按他大喇叭，也给他一根指头！”

“你看你，成天就跟吃了枪药一样。同志妹，咱们来美国是托福来的，不是斗气来的。啊。”

行驶在两边满是绿荫的公园车道上，拂晓继续开导王苏：“这里是人家的地盘，到哪里都有拎不清的蠢猪三，咱不能跟这等人计较，是不是？那日子还过不过啦。前几年美国经济不好，美国人肚子里有火，认为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，现在经济慢慢好起来了，他们的火也会慢慢消掉的。咱们就只管托我们的福就是了。”

“你这个人，天生的软蛋，男人样子都没有，还这样阿 Q。”

“哎，说话请稍微友好一点行不，狠三狠四的，跟义和团一样。”

今天公园里人多，草坪上到处都是前来烤肉聚会的人群。停车场好像都满了，拂晓绕了好几圈找停车位，忽见前方一辆车正倒车要走，他赶紧打灯把车停在它后面。但此车刚走，前面忽然又冒出来一辆车，抢在拂晓前面把车子插进了这个空位。下车的是两个黑人，都二十出头的样子，边走还挑衅地瞄他们一眼。

王苏气坏了，“岂有此理！拂晓你别窝囊，走，咱们下车跟他们理论理论！”

拂晓赶紧拦住要解安全带的王苏，“算了算了，再找不就是了，别坏了自己的情绪。你一个女的，脾气就像一个火爆男的。”

王苏顶回来：“因为你不像一个男的！”

停车位子总归还是会找到的，拂晓心情丝毫不受影响。下车时他背着两把简易靠背椅子，拎着所有的钓鱼家当。他们在公园河边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，拂晓先替王苏把椅子架好。垂了钓，王苏坐一边，拿一本英文小说出来看。等鱼上钩的时候，拂晓注意到脚下有一丛瘦弱的蒲公英小花，可能是营养不良，花冠上稀拉拉地残留着一些鹅黄冠毛，扫地风一吹，花毛就往上窜离了花座，开始飘飞起来，一会儿转，一会儿飘，一会儿几乎不动，也不下坠，来个空中静止。奇了，就是无法预测它们最终将会飘落到哪里去。拂晓告诉王苏，他给这花重新起了名，叫做“三毛飘飘花”，等鱼上钩的时候，他开始现编现唱起来：

三毛飘飘花呀

风一来你心就野呀

几根毛你也敢飘呀

你长着不落地的脚丫呀……

王苏听着他的歌也忍不住抿嘴乐。鱼标动了，拂晓赶紧收竿，河面上很快就跃出一尾硕大的青白肥鱼，又甩又跳，水花在夕阳映照下簌簌飞溅着。拂晓开心哪，对着王苏嘿嘿傻笑。王苏合上书，看着他把噼啪挣扎的肥鱼从鱼钩上摘下，扔进水桶里。

“拂晓，你真是个农民。”

“农民好啊，要求简单，丰衣足食就好。”

是的，拂晓没有理由不感到满足，他相信王苏是给他带来好运的女人。他们双双拿到电脑硕士学位后，在 E 镇附近的大公司找到了工作，一晃都累积了一

阵子工作经验了。平日里逛购物中心，公园里面骑车、打球、钓鱼、看新上映的好莱坞电影、下馆子，遍尝各国佳肴，生活还是舒适的，每月还有不少的银子可以储蓄起来。一旦把王苏正式娶进门来，两份薪水合在一起，下个目标就是买一个大房子了。

王苏坐在那里，低胸的 T 恤中沿有一道深深的乳沟，很少有中国女人敢像她这样穿衣服的。她那丰满的乳房让 T 恤的质地显得单薄，短裙下面伸展出来的双腿也显得更加修长白皙。论身材，她真是没得说。她就是这么一个女人，一举手，一抬眼，一回头，哪怕坐着不动，全都洋溢着一股女人的性感味道。王苏从来不乏追求者，用上海话说，身后总是跟着一串“大闸蟹”。拂晓自认没戏，就从未往那方面去想。但有天王苏突然对他说：“拂晓，要不咱们搭个伙吧。”于是他们就搭伙了。所以，从严格定义上来说，他们现在还只是搭伙关系。不过，拂晓觉得现在是时候了，王苏行事脱俗不凡那是她的性格，他作为男人，应该给王苏一个正式说法了。他们应该，而且有能力正式安定下来了，他今天的计划就和这个“正式说法”有关。

“喂，上次跟你说的事情，想得怎么样了。”王苏突然问道。

“说的事？什么事情？”

“去华尔街啊！现在有点本事的都朝华尔街跑，就你成天窝在乡下当农民。”

原来在说这件事情，但拂晓从来就不喜欢她这个想法。他把话题岔开：“再说吧。今天晚上咱们去吃川菜如何？听说 27 号公路上新开了家川菜馆，夫妻肺片很地道的，你这个文艺女青年应该知道的，巴金就好这一口。”

“饭，又是饭。你的志向就是今天吃这个，明天吃那个，钓钓鱼，买买菜，要不要以后再開块自留地？”

拂晓听出她语气里面的挖苦，但他无所谓。他们两个“搭伙”至今，这样的挖苦拂晓早已习以为常，以致麻木了。

“我向往的就是你我开开心心地过太平日子。咱们来美国干吗的，不就是托福来的嘛。现在也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该住进大房子去，生一堆孩子，军事

化地管理，口哨一吹，猴儿们集合……”

王苏的脸上好像掠过一丝苦笑，轻叹一句：“我的天……”然后埋头继续看她的英文小说。

拂晓把鱼竿架好，站起来往河岸边多走几步。已经是夕阳晚霞时分了，河面上起了风，韵致整齐的细微水波就像在合唱一样。拂晓觉得时机正好，他已经想好了一堆话：他拂晓要对她王苏负责的，虽然你王苏行事不拘传统，但他拂晓一定要正儿八经地把你娶进门来，哪怕在别人看来只是一个形式，但此形式本身就是宣言，说明他拂晓是个认真负责的男人。

“王苏，这里多美啊，”拂晓觉得这样背对着她让他自然许多，“有草有水，咱们到美国就是托福游牧来的，你看，这一路托福至此，也托得差不多了，该停下来了，打个界碑，把手里的泥土拍拍掉，也该歇个脚了。要不咱就定下来？接下来就是银子，房子，孩子，也给上海的家人有个交代，以后你来纺线线，我来担水水，我们该安定了，要不咱就……”——按照计划，今天最重要的时刻就要到来了，拂晓准备把整套动作亮出来：先转身，再单膝下跪，然后，把订婚戒指亮出来，求她答应正式跟他搭伙，——正要转身的一刻，却听见身后王苏的咯咯笑声，而且是一时半会停不下来的那种笑法。

挺严肃的事请让她笑破了场，拂晓心里不免有点悻悻然，他只得转过身来，问道：“王苏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王苏好不容易缓过气来，“拂晓，你别弄得跟真的一样好不好。”

“这事情难道还能不是真的吗？我当然是认真的。”

王苏似乎在搜寻着合适的表达句式。

“拂晓，我看，彼此还是先别挂上为好，你勾着我，我勾着你，多别扭，还彼此碍手碍脚的。”说着她又想笑。

“我听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拂晓，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四周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只听得见风声、水声、鸟声，在你也许是一种美，在我还是太缺少人气了。”

拂晓一时无语，琢磨着王苏话里的意思。

“拂晓，这其实是一种心态的问题。那种静下来的日子对你我来说，实在是太早了点，你和我，现在还应该继续接着上进，别这么早就停下来。”

拂晓心里“咯噔”一声，他一时语塞，只得重新回到椅子坐下。他默默地看着水里的鱼标，有鱼上钩了他也懒得去拉鱼竿，王苏则继续看她的英文小说书。他们就这样闷了一会儿，彼此都不说话。还是王苏打破了沉默：

“拂晓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以为手里有点碎银子，就可以烙一张大饼了，然后把大饼套在脖子上，开口就可以吃，那你跟那个整天想找老婆的淮南有何区别呢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你看看人家铁军，你干吗老想着要停下来呢？以前大家就说你不像四师子弟，不像也就罢了，但你现在这副样子，却是一个标准的美式小市民呢。”

眼前又悠悠地飘过一些三毛飘飘花，拂晓的神情萎了。他看着水波细微的河面，有点伤心，没想到成天把这个女人捧着，端着，却换来一个如此让他难堪的标签——美式小市民。

“用你的话说，咱们来美国是托福来的，”王苏道，“那何不把各种可能都试一试呢？若是成了，岂不美哉？反正过不了多久铁军就要从伦敦回来了，到时候你可以跟他讨教讨教的。”

也是，谁还能比铁军更能折腾呢。铁军从芝加哥的研究所一毕业，在华尔街做了一阵子，然后就和他最铁的美国哥们汤米一同“杀”去了英国，在伦敦又读了一个什么学位，然后在一家英国人的公司做事，号称要把欧洲、美国的赚钱门道都弄个明白。他那位美国哥们汤米已经先期“杀”回了华尔街，现在铁军又要“杀将”回来。据说他们两个要一起合伙在华尔街上干一番大事业的。最近王苏口口声声要他“杀”去华尔街，估计也跟铁军要回来有关。

一想到铁军要回来了，拂晓就心烦。他们两人当年在上海读同一所大学，更是学校文艺舞台上的王小义买买提。在上海时他和铁军上街算过命，铁军这人克他，铁军在，他的运气就背；拂晓厌烦铁军还有另一层原因，铁军在上海时曾和王苏好过，考完托福以后，他们就莫名其妙地掰了，但似乎谁都无所谓，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大家各自忙着出国，后来都出来了，铁军在美中的芝加哥，王苏跟

着拂晓去了美东的新泽西州。本以为就此王小义和买买提各自一方，没想到这厮如今还是要“杀”到美东来了。也难怪了，今天这枚订婚戒指横竖就是亮不出来，他有预感，铁军一旦回来，日子就不会太平了。说到戒指，他只觉得自己拎不清，自讨没趣。

王苏看他这副被霜打的样子，笑道：“也好，良药都是苦口的，你好好想想吧。不过，我也有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听不听？”

拂晓不作声，一脸无所谓的样子。

王苏道：“哎，顺便告诉你，铁妹就要来新泽西了，不是来玩，是正式搬过来了。这下你该高兴了吧。”

王小义买买提

铁妹数月前从密歇根某大学的企管系毕业，没多久她就自己一路长途开车来到新泽西州。她一来，自然就由拂晓王苏帮着找住的地方，看了几个地方，包括纽约城，她马上就决定落脚在什么都方便的 E 镇。拂晓夸她有眼力，王苏就说：“是啊，我就知道，她拂晓哥在哪里，她就会在哪里落脚的。”铁妹一脸好奇，对王苏说：“噢，苏姐，你真神了，真是这样的，有你和拂晓哥在这里，可不心里就特别踏实嘛。”王苏说：“拜托拜托，别把我也扯在里面。”拂晓在一边摇头叹道：“铁妹啊铁妹，从小你就是傻丫头，怎么都大学毕业了，还是一样缺心眼。”这句话换来铁妹几下绣花拳头。

铁妹本来有她自己的名字，淑啊琴什么的，应该是个好听的名字，但哥哥铁军在外面的名声太响亮了，大家都管她叫铁妹，谁都不愿改口，爸妈给起的名字也不算数了，她从小就认了。

铁妹来美东没多久工作就落实了，正是铁军的美国哥们

汤米帮忙介绍的，在华尔街的一家证券行上班，每天从 E 镇坐通勤火车来往纽约上下班。

今天是周六，是铁军从伦敦飞回来的日子。铁妹先和汤米通了电话，然后和王苏约好，她们先看汤米的跆拳道表演，然后一起去机场接铁军。下午两点半，铁妹开车刚到王苏家的停车场，就见王苏已经等在那里了。

王苏上了车，铁妹就问：“为什么拂晓哥不下来？”

“拂晓怕人多不方便，”王苏解释一下，又道：“你就知道拂晓哥拂晓哥的，姐姐我可要吃醋了。”

铁妹就笑，“你？你王苏姐也会为拂晓哥吃醋？说给谁听也不相信呀。”

王苏正色道：“那你说我会为谁吃醋？”

铁妹嘻嘻笑道：“铁军呗。”见王苏作势要打人了，又笑道：“哎呀，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喽，何必当真呢。”

王苏今天的衣着，说简单也简单，下面是时尚破洞牛仔裤，把大腿包裹得紧紧的；上面是低胸紧身小短 T 恤，把双峰包裹得鼓鼓挺挺。铁妹就说，姐啊，等会儿咱们去看汤米的跆拳道表演，汤米要抱怨了，观众眼光都被你吸引去了。王苏听明白了，说，你就开车吧，十三点死丫头。

M 镇也有一条缅因街，汤米所在的跆拳道会馆就在此街和枫树街的交界处。许多进出的人都穿着白色滚着黑边的拳袍。停车场里已经密密麻麻停满了车，还有人开着车子在会馆附近绕来绕去找停车位。铁妹是第一次来，还真不知道如何找到停车位。王苏咋呼呼地帮着找，闹了不少误会。这时，她们看见会馆门口有个红面老者笑眯眯地站在那里，并朝她们连连招手。她们把车子开过去。老者露出一口玉米黄牙，问是不是来找汤米的？让把车停到会馆后面去，说空位专门给留好了。

她们停好车回来，发现会馆外面忽然空荡荡了，人都跟说好了似的没了影子。铁妹一看表，正是和汤米约好的三点。还是那个红面玉米牙的老者笑吟吟地等着她们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来找汤米的？”铁妹问道。